

詩壇奇才陳石遺

陳頤

陳石遺先生生於清咸豐六年（公元一八五六年），正值清室盛極而衰，國事敗壞之際，身歷目擊鴉片戰爭中國失敗簽訂中英江寧條約（一八四二）、英法聯軍攻陷大沽，訂天津條約，俄國乘隙訂璦琿條約（一八五八）、英法聯軍攻入北京，訂天津條約（一八六〇）、俄國佔領伊犁（一八七二）、日本吞併琉球（一八七九）、中法戰起安南歸法（一八八五）、甲午中日戰敗割讓臺灣（一八九五）、而洪楊之亂，災遍江南（一八五〇—一八六四）、隨之捻匪竄動（一八六五—一八六八），剽掠穎毫淮徐。回疆七和卓木亂起（一八四五）、滇、甘、青、陝回亂間作（一八六〇—一八七三）、外侮內患，深創鉅痛。

此時愛國文士詩人，痛定思痛，發於聲詩，詞旨真切，蔚為一時風氣，流布很廣，影響深遠。趙鳳北所謂：「國家不幸詩家幸。」語至哀痛。由此可見五十年中之詩學風會，就世變與文學而言，世局至同治光緒而極衰，詩至同治光緒而極盛，詩人輩出，佳篇屢見，確能卓立成家者甚多，即世之所謂的「同光體」是也。

先生常與並世詩老樊樊山、陳寶琛、易實甫

、陳三立、梁鼎芬、鄭蘇堪、趙彥生等賦詩講論，陳先生特善說詩，折服儕輩，大家推崇他為六百年來一人而已。

天才兒童四歲識字

陳石遺先生，字叔伊，名衍，號石遺，為筆者恩師。他父親鹿筴，名用賓，是福建大儒，母親王氏。咸豐六（一八五六）年農曆四月八日，先生生於福州城東北井樓門內龍山之麓，戚友都說他與佛祖同一誕辰。兄弟四人，長名書，字木庵；次名豫，字仲常；季名遷，字季新；先生行三，故字叔伊，小名伊昌。生時父親年五十，故名之曰衍；因恥與五代史宦逆黨陳衍同名，又以父命不可廢，故以後大抵署衍，而不冠姓，書陳則不以名。

先生早慧，四歲讀孝經，誦千家詩，喜「花開紅樹」、「綠樹陰濃」、「黃梅時節」、「去年花裏」諸首，別有會心。五歲讀四子書、毛詩、春秋左氏傳、尚書，皆其父自課，日動輒數千言。七歲讀唐人近體詩，喜陳子昂、孟浩然、元微之諸作。一夕誦孟子「不仁者可與言哉」章，

喜其音節蒼涼，抗聲朗誦不已，父親恰巧自外歸來，聞之色喜，認為他對於書中大意已有神會。十歲已讀畢易、書、詩、周禮、春秋、禮記。方畢曲禮、爾雅才讀釋詁，鄉里推重為神童。不幸他的父親忽患痢疾，僅七日即逝世，享年六十。

此後先生隨伯兄木庵讀書。木庵長先生十八歲，是光緒元年鄉試舉人，通達世務，以文章名於時。福建督撫左宗棠、王凱泰、丁日昌等皆以為奇才，薦補河北博野知縣。木庵喜為詩，與當時名流龔易圃、陳寶琛遊。先生嘗謂伯兄詩才超逸，胸中不滯於物，與樂天、東坡為近。先生之詩受到海內推崇，固得自天賦，木庵之裁成亦大有關係。先生不喜舉業，秋闈三次報罷。光緒壬午（一八八二）年二十七，始舉於鄉，是科座主為禮部侍郎宗室寶廷，號竹坡。先生論竹坡的詩，說他：「天才豪宕，以曲達為主，五言近體詩，近右丞、嘉州，餘則與香山、放翁、誠齋為近。語近代詩人，竹坡於旗籍中高踞一席無愧也，鼎革之際，竹坡與伯弗、仲菲兩公子俱自裁以殉，真愧煞恭邸諸人矣。先生論詩與蘇堪重視漢魏六朝的觀點不同。光緒乙酉中法戰後，先生與蘇堪

師，頗稱得士，當時受業學生皆一時之選。自後三、四年間，講學廈大，時較時續。

晚年隱居蘇州臙脂橋，與章太炎、唐文治、李印章等過從甚密。民國二十年夏，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文治敦聘先生為國專特約講席，乃遷居無錫之茅家弄，喜其地幽美，遂而定居。先生主講通鑑、宋詩等課，每週一至，聽者盈室，莫不神往。每歲暑假必歸福州故里小住數十日，晨起或午後，課諸孫讀，於長篇古詩，或左傳呂相絕秦等篇。

先生講授詩學，嘗謂：「余於詩不主張專學某家，於宋詩固絕愛東坡七言各體，興趣音節，無首不佳，五言則具體而已，向所不喜，雙井、后山尤所不喜……時論不甚可憑，若自己，則如魚飲水，較知冷暖矣……」又謂：「大家詩文要有自己面目，決不隨人作嫁，惟其所重者在『自家意思，自家言說』故不主隨人討生活，而忘其自家面目……」先生作詩主自我創造，論詩不主分唐宋，尤不主一家，以為一代之才人，一代之精神，其轉相遞跡。唐宋詩佳者無不分別，真能詩者，使人不能分其為唐為宋。詩之至，自家之詩而已，其次乃似某大家。故言詩須具真情實理與真才實學方足為之。

又謂：「今人強分唐詩宋詩，又各同光以來，舍唐詩不為而為宋詩，殊不知宋詩皆推本唐人詩法，師承唐音而另闢蹊徑耳。如歐陽修、梅堯臣、蘇軾、王安石、黃庭堅、陳師道、陸游、楊萬里諸家，皆由唐詩岑參、高適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孟郊、劉禹錫、白居易諸家之變化而來。」

而陳與義、陳傅良、嚴羽，及永嘉四靈徐照、徐璣、翁卷、趙師秀諸家，亦皆由唐詩王維、孟浩然、韋應物、柳宗元、賈島、姚合諸家的流風餘韻之變化而來。故開元元和者，世所分唐宋人之樞紐也。若墨守舊說，唐以後之詩不讀，有日蹙國百里而已……」

詩學詩工獨步當世

先生謂：「余於詩文，無所偏好，以為惟其能與稱耳。淺嘗薄植，勉為清雋一二語，自附於宋人之為，江湖末派之詩耳。」先生常以無可專學，勉後學者，確具卓見。又認為詩最患淺俗，何謂淺？人人能道語是也，何謂俗？人人所喜語是也。亦即作詩須有創造精神，不阿好流俗之意。又力勸少年作詩不可枯澀，要以興趣為詩之首，無之則無以救詩之弊。又言詩有六義，與居一焉，興、觀、羣、怨、哀、樂皆是，後世謂之詩情，其鄰於樂者曰興趣、曰興會，鄰於哀者曰感觸，故工詩者多不能忘情之人。先生嘗以作詩可比唱戲，七古如大面，五言如鬚生，律句則正生青衣，絕句則小生花衫。先生不僅能做詩，而且對詩學研究十分透徹。他論詩極有條理，凡聽過他講授詩學的人，都覺得他不僅能將詩的源流宗派講得十分清楚，並能將各家詩的風格、影響等廣徵博證，說得頭頭是道，且語多風趣，使聽講者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先生博聞強識，好學深思，著作等身，名滿天下，對於經學、史學、文學造詣俱深。其詩學、詩工獨步當世。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四）年多，

先生與陳三立會於鄂渚，相知十餘載，於是初相見。時梁節庵會名流為詩鐘之集，以「試霜」第一二唱為題，先生句云：「屢試不售名輩老，十霜共醉故人稀。」三立特贈詩推許之。又嘗與張師等會為詩鐘，以「爭出」首唱為題，先生得一聯云：「爭此一墩兩安石，出人頭地幾東坡。」為張師所掄元。而張師所作句云：「出花寒蝶迷迭路，爭粒山禽末息機。」先生以之為第一。但先生相戒門下勿為此，蓋恐限其詩思。

石遺詩話膾炙人口

先生所著有石遺室叢書二十餘種，尤以所編石遺室詩話，闡揚詩學精華，最為膾炙人口，影響後學甚大。先生初取徑宋賢，於宛陵、半山、后山、誠齋、放翁好之尤甚。入鄂以後，稍變其舊轍，轉而喜東坡，間近昌黎，晚年酷愛香山，而歸於少陵；略取諸家而能自成一格。平生好山水遊，登泰、華，歷大別，郎官，浮雲夢、五湖，晚陟峨嵋，燕京、白下、淮陽、蘇杭諸名勝，固無論矣。詩自敘謂：「自放於山嶺水涯，則幼時之流連景光，覽玩物華，欲意中有言而未能者，將如獲故物，如履舊遊焉。」可見先生之詩得力於山水之遊者不少。先生自敘其詩云：「余作詩三十年，所剩止此，乃分為三卷刻之，第一卷凡八年，多閒居及遊覽之作；第二卷凡十有三年，多行旅之作，有歌勞之思焉；第三卷凡八年，有悲傷之作，詩與人亦俱老矣。此後或三、四年，或五、六年七、八年，以至長辭人世，更得一卷之詩，為第四卷，其詩境未知如何？」實則先

中 生爲此紋時，年僅五十，亦不自知其老壽而至八十有二也。光緒三十二（一九〇六）年丙午後，續刻第四卷，宣統元年己酉（一九〇九）年又刻第五卷，民國元年壬子刻第六卷，乙卯、戊午、己未，庚申迄辛酉，又有七、八、九、十各卷之刻，稍後，又刻補遺一卷，七十四歲以後，稿藏於家，有待後學者繼其遺志。茲錄先生佳作數首以饗時代文摘讀者。

絕句三首送林御史贊虞之官昭通：

- (一)不遣詞臣祭碧鷄，蒙恩出守一家攜，君看六詔風煙句，錦字絨題獨掩閨。
 - (二)彷彿臨安王夢樓，此江東去我西遊，他年歌舞潭閣事，第一歸來未白頭。
 - (三)印本連艦費重資，輕裝山路免後遲，贈行不敢將他物，方麴歌斜七字詩。
- 出語奇峭，與尤延之送吳侍制守襄陽詩，貌異心同。「此江東去我西遊」，雖經人道過，然諧雅不俗，宜乎爲張之洞所激賞。

張之洞總督電招來鄂呈二首：

- (一)廿年愛國老尚書，汲汲求才渴不如，拒魏聯吳勞決策，辟前薦孔費微車。
- 罪言猥許空餘子，長句曾邀歡起予，願識荊州天下事，翻傳急遞到樵漁。

- (二)昔歲沉湘單舸還，蒼茫風雪下江關，路從鄂樹荆門轉，夢落郎官大別間。
 - 一臥忽驚天醉意，萬牛欲挽陸沉艱，上游形勝看如昨，要拱中原控百蠻。
- 此詩造句清逸，無極穢語。前一首開頭四句

，所以推許張之洞，後四句自占身分，亦正對張之洞極推崇，但却無諛詞。當時張之洞託梁節庵、鄭蘇堪以急電殷邀先生，故汲汲求才與急遞到樵漁，皆實語。

宣統二年四月，送江御史春霖歸里：

四海爭傳真御史，九重命作老翰林；當誅臣罪非今日，待養親年值萬金。投馬行藏殊憤激，臂鷹身手任蕭森，他年共領田園興，浮白青山是素心。

此詩無一語不健，無一事不切。蓋江公直聲素著，以嚴劾慶邸，逐回翰林院，遂乞恩歸養，祖道者千百人，「待養親年值萬金」句，直抵李密陳情表一文，侍御福建莆田人，於先生爲鄰邑，故末聯有「他年共領田園興，浮白青山是素心」語，「臂鷹身手任蕭森」，即是鴻飛天外弋者何慕之意，然此初不是先生所望於侍御的。

辛亥歲暮，先生在閩有懷嚴復幾道絕句云：昔讀君詩自太夷，五言長律極哀思，木庵道子吾摩詰，別有滄浪畫喻詩。蓋君嘗言以畫喻詩，則木庵先生爲吳道子，石遺室爲王摩詰。

民國二十五年春，同趙熙堯生侍御天寧寺登高：

趙君健遊者，迢遞下峨眉，隨意登高去，聊紓作客悲；廢臺遲落木，衰髮短交期，只有源源醉，多爲數首詩。

此詩風神爽朗，結體雅逸，得之於有意無意

之際，寫之於有心無心之間。雜諸孟襄陽集中，實難分辨。

長者風範遺愛後生

先生秉性清剛，心平氣和，不怨不尤，安貧樂道，於窮達得失，處之泰然，殊少介意。他具有讀書人的勁節，也有名士的作風，其澹泊的心情，安詳的態度，大家都稱石遺老人而不名。平生著作之外，兼以教學爲生，對於後進青年，循循善導，不遺餘力。其在各大專院校授課，往往自辰至午，又自午至申，不斷講學，誨人不倦之精神，令人欽敬。熱心教育，春風化雨，桃李滿天下，造就人才之盛，不勝枚舉，十數年間羣從門人，多爲當代學者豪俊。

先生伉儷情深，家庭安樂，元配蕭夫人道管字君珮，文學造詣湛深，著有蕭閑堂集傳世，嘗爲先生戲撰命名一文：「君名衍，喜談天，似鄭衍，好飲酒，似公孫衍，無宦情，惡銅臭，似王衍，對儒人，弄稚子，似馮衍，喜漢書，似杜衍，無妾媵，似崔衍，能作俚詞，似蜀王衍，喜篆刻，似吾印衍，喜通鑑，似嚴衍，喜今古文尙書墨子，似孫星衍，特未知其與元祐黨人碑中之宦者陳衍，何所似耳？請摹其字以爲名刺何如？」蕭夫人病逝後，先生乃題示後人有言：「中年喪偶，終不復娶，又絕似孫星衍，而非先室人之所及知也。」字裏行間表露伉儷情深，老而彌篤。民國二十四年重九，先生八十華誕，各地文友多往祝嘏，高朋四座，賓客如雲，可謂盛極一時。翌日應某鉅公邀登高華山。次年入川，訪趙堯生

中，堯生在烏尤候晤，二老久別相逢，唱酬特多，外共登峨帽華嚴頂，始握別而去。茲錄趙堯生詩句如左：

望石遺：

老人猶未到渝州，快想凌雲載酒游，芒種來時天漸熱，茅庵住處竹成秋，經過杜子吟詩地，消受鵲花上峽舟，夜夜夢中勞望眼，烏尤山翠望中流。

喜石遺至：

茲山綠所孕，當戶揖峨岷，

會合天邊月，文章海內師，微吟成故事，小住補生期，夜愛銅河響，風篁助萬枝。

先生嘗夢見張之洞，之洞以手掠鬚，並舉二指相示，既醒，以為張之洞告以年壽八二之數，乃不釋於懷。民國二十六年，先生仍講學無錫國專，感於簡夢，遂提早於四月歸里。吟詠，談笑，飲食無殊往日。七月七日炎夏，午餐後，剖一瓜，食之奇甘，盡其半。先生宿有疝病，然未嘗為害，亦不以為意。至是感腹脹甚痛，蜷曲床上

，急延日醫，服藥按摩，片刻痛止。入夜稍饑，略進飲食，須臾，疝痛彌甚，面目暗黑，醫未及至，不幸於午夜溘然與世長辭，享壽八十有二。筆者聞訃，無限哀痛，不覺涕淚盈眶。同日蘆溝變起，風聲鶴唳，先生歿後即急葬福州西門外文筆山上。茲錄筆者當年所撰輓聯，以結束本文：

是詩豪，是文豪，煮字瘡痍，能以苦心培植樑；為名士，為高士，離塵尋夢，不教老眼看刀兵。

中外文壇之甘 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 著 定價台幣貳佰元

要目包括「空前國難」、「華北之行」、「陪都重慶」、「太行兩年」、「陝西緝私」、「後套練兵」、「太原肅奸」、「將星殞落」等篇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。附錄周念行、姬鎮魁、王雲五、楊却俗、孔嘉、趙采晨、胡金波、李洛九、王蒲臣、盧學禮、韓克溫、原馥庭、張子揚、馬濟霖、黃大受、唐棣、劉象山、吳文蔚、張季春、林登科、周谷、武成祖、吳愷玄、李少陵、陳祚龍、吳崇蘭等作家函札及書評，定價新台幣貳佰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收立即寄書。

中外文史叢書 南京大屠殺

郭 歧 將軍 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歧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證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歧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劊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